

春秋集註

九

春秋卷第九

張洽集註

昭公

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氏傳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

不欲而不

能止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

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

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羊弱作酌齊惡作石惡罕虎

作軒虎後及罕達同虢公羊作漸穀梁作郭○傳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

用牲讀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

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劉氏傳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

弟兄不得以屬通也諸侯之尊則弟兄曷

為不得以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

昆弟其在朝廷爵以德齒以官體異姓也

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尊尊也○謹按會

虢尋宋之盟而春秋不書者當是時公子

圍恐晉之狎主盟約於是請讀舊書加于

牲上而不復歎春秋正夷夏之分以宋之

三月取鄆

傳季武子

夏之分不可亂也故

二役皆先趙武焉

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

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栢子相趙武子



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辜叔出季與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乃請於楚曰魯雖有辜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程子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辟其辭○胡氏曰不曰伐莒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取鄆為內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傳

右子有寵於栢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

春秋

九

二

公

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胡氏傳夫右子出奔其父禍之而辜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而以能友責人兄弟翁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六月丁巳邾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

子華卒○晉荀息帥師敗狄于大鹵

公羊穀梁

作大原杜氏註大鹵大原晉陽縣公羊疏云按古文及夷狄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及師讀皆謂之大原說文西方謂之鹵易曰允為剛鹵西方之澤也春秋大原為大鹵亦西方也○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

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
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
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
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
之大敗之○胡氏傳詩薄伐玁狁至于大
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
而止也然則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
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
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
亡崇尚步卒以詐變相高日趨苟
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德明註左傳云一本無與字○傳莒展與
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公

大子

九

三

戰

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程氏傳去疾假
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臯正也故稱莒
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公
子可立也展與為弒君者所立而以國民
者臯諸侯也饒之會雖國亂未與然諸侯
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與見諸
侯之與
其立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傳因莒亂也○
今正其封疆趙氏曰九疆田而書帥師皆
有難也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亂為
利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

卒
麇公穀作卷○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
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

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
繼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

邾謂之邾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
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
子圍為長○胡氏傳公子圍弑邾敖而以
疾赴諸侯曷為因而而不革乎曰圍弑君以
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
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
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
宋向戌鄭子產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
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弑君將恐
天下後世以弑君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
可從之以主盟會而無惡矣聖人至此閔
中國之衰微而不振懼人欲之橫流而莫
遏是故察微顯權輕重因諸侯之策書而
不正其篡弑之臯所以扶中國存天理也
○謹按隱公弑而書薨為魯諱也楚麋弑
而書卒為中國諱也鄭僖齊悼弑而書卒

為賢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
見聖人微顯志晦之法矣
楚公子比出

奔晉 傳公子圍弑楚子右尹子干
出奔晉宮廋尹子皙出奔鄭

二年春使韓起來聘 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
且告為政而來見也觀

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

王**夏叔弓如晉** 傳報宣
秋鄭殺其大夫公

孫黑 傳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
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

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唯所欲
與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

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
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

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鼻鼻在楚也乃執子南放之于吳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鼻一也兄弟爭室而鼻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鼻三也有死鼻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母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

尸諸周氏之衢

如木焉

五

公

殺大夫者鼻累上也黑有鼻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鼻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柰何公孫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為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為卿又將為亂疾作而卧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晉少姜卒公如

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蓋進

退皆非禮義也季孫宿如晉穀梁傳公如晉而不

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宿如晉

而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

之惡亦可見矣○胡氏傳書公如晉至河

乃復季孫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

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

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羊原

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叔弓如滕葬

氏曰以吾之大夫往報成公之會襄葬也

春秋卒葬諸侯有小大之體有褒貶之義

有盛衰之變有施報之情無非教也

秋小邾子來朝傳小邾

穆公來

而加敬焉季孫從之傳早

八月大雩傳旱

大雨雹張氏正蒙曰雹戾氣也此中國

燕伯款出奔齊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

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

伯款出奔齊臯之也○胡氏傳君雖不君

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

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

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兵諫無異而獨臯

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

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

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

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匠麗氏漢隱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蘇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公穀雹作雪范氏注云或作雹胡氏

傳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乎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各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編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爾謂能使

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蓄霜電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
詩其將能乎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

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

夷會于申

胡杜氏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孔安國曰淮浦之夷也後

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申姜姓之國杜氏曰在南陽宛縣○傳正月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斥

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安
用之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
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
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
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
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
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
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
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
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
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
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
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
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何
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
其類○程氏傳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強

三十九

卷九

八

為霸者之事○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為主
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
也何楚虔弑麋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
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
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惟天所相
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
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
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
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于申亥氏人不致
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以人事為無
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
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
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
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
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
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

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愚謹按春秋不書楚子虔之弑君者為會于申而中國諸侯皆宗之故用魯君見弑之法而楚子麇書卒為中國諱也然淮夷不殊會以見其類之同則在會諸侯之胥變於夷亦不可掩矣志而晦微而顯婉而成章其斯之謂歟

楚人執徐子

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伐吳

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

執

齊慶封殺之

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辜辜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愚按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辜而當誅者書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辜而不服

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人執行人干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
弑其君之臯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
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己而
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遂滅賴
亦不得絕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羊穀梁作厲○賴國今蔡州襄信縣有賴
亭○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鄆楚子欲
遷許於賴使鬬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
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
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
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
亂也○襄陵許氏曰惡其九月取鄆傳莒
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
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孫氏曰按
襄六年莒人滅鄆此言取鄆者蓋莒滅鄆

春秋左傳

卷九

十

公

以為附庸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
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
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
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
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
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
叔孫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
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弗召杜泄
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
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
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
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五
年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位朝其
家衆曰豎牛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

奔齊孟仲之子
殺諸塞關之外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季孫謀去中軍
賢牛曰夫子固欲

去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
氏成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
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

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
杜泄告於叔孫之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

毀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
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

帥士而哭之○正義曰初作中軍季氏盡
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

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
入公子弟之稅入己大率半屬公半入己

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
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己十二分其國民

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
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

而各貢于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
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舊有二軍今更增

一軍人數不足故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
此則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

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為專
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

以見之○胡氏傳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
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

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
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

無正必至之理也書曰舍中軍微辭以著
其臯○愚謂季孫自承行父為政即城費

以保障私家為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死纔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猶有童心而叔孫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楚殺其大夫屈**之書始著堅冰之已成也

申傳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

臯累上也屈申之累上柰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則屈

申之臯何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弑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

其身而**公如晉**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已矣

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廿四

の

十三

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夏莒牟夷**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防茲杜氏註城陽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傳莒牟夷以

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鄉而書尊地也范氏曰竊地之臯重故不得不錄其人○

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

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

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鄉而書尊地也范氏曰竊地之臯重故不得不錄其人○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

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必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襄陵許氏曰卿會楚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書牟婁及防茲惡季氏秋七月公至自晉傳莒人愬于之專也

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泉杜氏作賁○蚡泉杜氏

曰魯地地譜魯東境之地○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四子

十三

庚

愚按晉人方欲止公而叔弓受牟夷敗莒人大夫之專不顧霸討君辱比書而舉大夫之專秦伯卒傳秦后子復歸于

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姒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於越其先也杜氏註越國會稽山陰縣○傳四

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

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

出遠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鷓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

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

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
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
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
于巢遠啓疆待命于雩婁○胡氏傳越始
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
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
齊慶封殺之討臯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
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諸侯伐
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
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辭為主而謂不可云
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
文辭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傳杞文公卒

也○杜氏註魯怨杞因晉葬秦景公○夏取其田不廢喪紀故禮之

季孫宿如晉

傳拜莒

葬杞文公○宋華合

比出奔衛

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

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比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出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為出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惡可一日而不开明哉胡氏傳宋公寵信閹寺殺出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云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士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

書而義秋九月大率也楚遠罷帥師伐吳

自見矣矣秋九月大率也楚遠罷帥師伐吳

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

也使遠泄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

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

于房鍾獲宮廢尹棄疾子蕩歸罪於遠泄

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遠泄

也而泄伏其誅故書遠罷伐吳以正之楚

再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

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寢

強冬叔弓如楚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而昭公素婚吳而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

焉今楚復伐吳而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

中國自尊而遠夷狄者今始通好于楚蓋

不待遠啓疆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齊侯伐北燕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

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

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

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號

燕人行成曰敝邑知臯敢不聽命先君之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平者成也

得已也按禮記曰戎容暨暨註云果毅貌

詳此即知魯與齊平書暨之意猶暨暨者

若魯以果毅之氣迫而得其平也○襄陵

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

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齊平

于秋 九 十五

然而能暨齊以平者介於楚也夫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此最得失之機也崇夷狄侮中國昭公之棄其國死於外諸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

三月公如楚傳楚子成章諸侯落之大宰遂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嬰齊受命于蜀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入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

叔孫婁

如齊泣盟

婁公羊作舍後同泣公羊穀梁作莅。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襄陵許氏曰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

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

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

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

月辛丑陳侯溺卒

傳陳哀公元如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

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
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
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
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泰山孫氏曰其
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親之者所
以甚招之惡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
之重殞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
也○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
憑寵矜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固有
臯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
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
寵以表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
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
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
濟之權以軋大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

受其禍

必已

十七

公

受其禍惟其暱愛叔弓如晉傳晉侯築虎

法不勝私也悲夫叔弓如晉如晉亦賀

如晉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

可弔也而又賀之○襄陵許氏曰財費廣

侈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敝締構雕琢輪

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

可弔者也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海

內則安於亂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

志叔弓如晉是已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

晉弗慮圖唯宮室之崇以爲楚人執陳行

安榮平公其可謂志卑矣楚人執陳行

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傳干徵

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

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

干徵師殺之臯不在行人也○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柰何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臯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何也留既為君矣不曰陳留而曰公子留何也留立於招耳未成為君也

秋蒐于紅

紅杜氏註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劉氏傳蒐春事也

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為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為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又意林曰紅之蒐吾見其反天時矣易地理矣悖人倫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傳陳公子招歸臯大雩○冬十月壬午楚於公子過而殺之

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奭

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穀梁傳惡楚

子也杜氏註招復稱公子兄已卒○泰山孫氏曰招殺卅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奭無臯之人也楚子殺之吁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為淫刑也如此○今按杜氏註云奭招之黨他無所見蓋杜氏意料之辭耳然自宋之盟見於經執陳國之政父矣視君之亂從君於昏而無所正救蓋不能為有無者也雖有臯必不加於招矣錄楚之放招而殺奭以見楚子滅人之國而私意放殺其臣初不問其臯之輕重穀梁子所謂惡葬陳哀公穀梁傳不與楚者得其旨矣

泰山孫氏曰十月壬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

會楚子于陳○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

之**許遷于夷**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

之田以益之○杜氏註許**夏四月陳災**災

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夏四月陳災**公

羊穀梁並作火○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湍矣滅人之國執人之臯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存陳湍矣○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

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如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亂春秋承其言遂

書于策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公羊穀梁以為存陳

得其**秋仲孫矍如齊**禮也○杜氏註自叔

言矣**秋仲孫矍如齊**禮也○杜氏註自叔

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冬築郎囿**

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冬築郎囿**

傳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

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

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強目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不時孰甚焉蒐田築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愚按以左傳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齊公羊作晉非

也○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栢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栢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栢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

九

二

英

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疆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

帥師伐莒意如公羊作隱如後同○傳季平子伐莒取鄭獻俘始用人於

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杜氏註取鄭不書公見討於平丘故諱之○胡氏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眾為己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

家之士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
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
卿並將將舊
額固存矣
人辭之游
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
傳晉平公卒鄭
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
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如晉
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杜氏
冬闕文○成
公羊作戌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月公羊
作正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

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傳楚子
在申召

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
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
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
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
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
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臯
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
之何故不克然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
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
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
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
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
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
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陸淳曰蔡侯之

臯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故聖人
名之言其非人君也○胡氏傳般弑君父
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
夷狄而莫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奉辭討臯
殘身瀕宮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
暴亂不越是矣今處本心欲圖其國又挾
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執殺肆行無道貪
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
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
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
楚處而名之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
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
譎謀詐力微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
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
宗之給王弁昧於**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三
九
卷二
東伯

杜氏註昭公**大蒐于比蒲**比蒲地譜云是
母胡女歸姓

劉氏傳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此蒲非禮也胡氏傳大蒐越禮也

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
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

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仲孫貜**
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

會邾子盟于侵祥○傳齊歸薨大蒐于此
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

子盟于侵祥脩好禮也**秋季孫意如會晉**

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

人杞人于厥慙厥慙公羊作屈銀○傳楚
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

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憇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臯也○胡氏傳文十五年盟扈之役八國諸侯畧而不序謀伐齊受賂而不克也澶淵之會十二國大夫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眡蔡亂不能討而謀宋財也畧諸侯所以責其亡義利之分賤大夫所以臯其失輕重之別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輕重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挾蔡而力弗加焉則其無能可知而其情則無惡也故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此足以見聖人待人明義利審輕重之權衡矣

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也○傳葬齊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

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恤喪不忌君君不顧親能聽乎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梁作

友○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劉氏傳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弒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

侯般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苦枕戈，終身則友之。為者盡於世子矣。胡氏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其易辭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以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圍，書執，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杜氏註：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高偃，高侯之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愚按：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者，其卑未至如衛朔、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傳通嗣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取鄭之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五月葬鄭簡公。○楚

殺其大夫成熊。○楚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愁公羊作整字

之誤也○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邑於公子更

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

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楚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子伐徐

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鄢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其楚子

次于乾谿以為之援晉伐鮮虞杜氏註鮮

種在中山新市縣按地譜中山在戰國為中山國新樂縣漢志新市縣也古鮮虞國

子姓○傳六月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滅肥以肥子繇

臯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蘇氏曰晉獻公假道於

虞以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書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臯之

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臯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

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常山劉氏曰夫悖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

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悖中國之道也晉中行夷狄之事故書曰晉伐鮮虞以狄

之噫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何哉惟在於義利誠偽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

狄可不慎哉故春秋之法尤謹嚴於此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見襄七年註○杜氏註

南蒯以費叛故○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
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
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
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
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
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
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
叛南氏十四年南蒯奔齊司徒老祁慮癸
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陸氏曰凡
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
邑叛可知矣且臯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
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
○胡氏傳費內邑也命上卿為主將舉大
眾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
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
怨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

六六

東

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
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
者事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
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
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
己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
○愚按圍棘之與圍費皆為國內之人叛
而以兵將制服之也汶陽之不服南蒯叔
仲小之為亂其要不過曰正其本而已遠
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治人不治反其
智天下之理未有先於此者故曰其身正
而天下歸之制人之道豈有二理哉○劉
氏意林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
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
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脅其
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

秋未以叛誅蒯非寬蒯弗誅也事有本末
法有原省季祗得以叛名蒯則魯亦未得
以強討季氏魯未得以強討季氏則周亦
未得以借絕魯其不正相承非一日之積
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

虞于乾谿谿穀梁作溪乾谿杜氏註在譙

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
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
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

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
而告之情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

行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
行己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

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

曰二三子若能死云則如違之以待所濟
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奉蔡公召二子而

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
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蔡公使

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
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蔡公使

頌務牟與史裨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
又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

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
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

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
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

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
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

卷二

九卷

北七

山

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
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於
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
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
丹乃歸于楚王王遇諸棘圍以歸夏五月
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或謂公子比聞楚
之叛而自立未嘗在臣位也經以弑其君
書何哉愚謂比之出奔懼臯而亡也楚靈
君其國十有三年比也爵祿有列於朝出
入有詔於國晉人以羈定其位以國底其
祿而比之歸亦惟觀從之命是聽下令國
中使之先歸復所後者有刑遂立乎其位
則弑君之臯觀從爲從而比實爲首非比
尸之而誰哉春秋以比首弑明於君臣之

狀也

已

六八

廷

義所以定名實也故公羊子

楚公子棄疾

殺公子比

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

子干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
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
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驚使蔓
成然走告子干子哲曰王至矣國人大驚
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
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
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
胡氏傳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
比矣而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
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
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
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

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
謂眾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
止又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
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
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
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
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
文歸臯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
討之也○夫公子比已為王棄疾為司馬
則君臣若已定矣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弑
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誦殺之固
不得以弑書也春秋定臯豪釐必察比不
能效死不立而貪為君之利不得不服首
惡之臯若夫分未正而以誦殺之於曖昧
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

可矣未可謂之弑君也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今開封府封丘縣在東漢

志尚為平丘縣○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
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郟故晉將以諸侯來
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
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
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革車四
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
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
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
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
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
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
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

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
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
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
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
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
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
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
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
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
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
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
之○愚按當時晉平主盟內惑於寵嬖以
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宮室以侈麗夸諸侯
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為宗主主吞滅親
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死乃
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

去徒治親昵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

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隳霸業也○胡氏

傳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乃敵國外

患當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

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

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
復悼公之業若未暇也今乃安於不競無
自強之志欲示威徼會而以兵甲耀之不
亦末乎是以深惡此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
會如下文所貶也

丘公不與盟

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
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

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
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
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訐以絕兄
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

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憤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臯間其二憂何求而不可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程氏傳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臯公使不與盟雖欲辱公然不得與同盟之臯實為幸也○胡氏傳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書之重○詞之複其間必有美惡焉再書平丘惡之重也○杜晉人執氏註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季孫意如以歸

子服湫從○季孫意如以歸

以執非伯討也自文公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臯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不臣何以非伯討乎晉人若按莒邾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臯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晉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

稱人以執臯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

陳侯吳歸于陳

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泰山孫氏曰楚靈暴滅二國楚平既立

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故復二國之
後然則楚靈滅之楚平復之善與非善也聖
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故
也孔子以陳蔡自歸為文所以抑強夷而
存中國也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建
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
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
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胡氏曰
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
楚子之得封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
見滅於楚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
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
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
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事則以公天下
為心興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
而有之者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

昭十

九卷

三十三

山

封建欲望先冬十月葬蔡靈公陸氏纂例
王之治難矣

葬凡三十一月。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
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

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吳滅州

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吳滅州

來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

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吳滅州

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吳滅州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傳季孫猶在晉

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
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

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
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
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臯合
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臯死命可也若曰
無臯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
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使叔魚見
季孫曰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
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泰山孫氏曰不
稱氏前見也○胡氏傳其始執之為之邾
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其終歸之
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
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
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
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
年至于召陵又以譏之於晉日益衰外攜內
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晉日益衰外攜內

九卷 卅三 山

○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

疾卒襄陵許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

也春秋不以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傳莒著

夷亂華也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丘公卒

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

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

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

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
恢郊公奔齊公子鐸迎庚與于齊○高郵
孫氏曰公穀之說皆以為曹莒無大夫蓋
曹莒小國其君之爵才當大國之大夫其

大夫之位才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得見於經也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羊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

卒事傳禘于武宮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胡氏傳有事於宗廟

君在祭不得成禮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

大禮九世四

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于宗廟遭大夫之變則可以聞乎按禮衛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于宗廟大臣泣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于宗廟大臣泣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微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高郵孫氏曰武宮廢廟也成六年立之事所夏蔡朝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

吳出奔鄭

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傳楚費

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與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此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與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此上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吾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氏傳楚子棄疾以朝吳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然費無極害其寵使之出奔而楚子不能察遂致無極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去朝吳出奔蔡侯朱殺連尹奢喪太子建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可不畏乎為國有九

卷之九

九卷

廿五

山

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居舊國處危疑之地不能以忠信自任杜讒慝之謀而聽無極之計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覺不智甚矣六月丁巳朔日特書其出奔亦臯吳也

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傳晉荀

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不可欲城而邇茲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鼓子為鞮歸○胡氏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以殄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書名氏何也以殄

滅為期而無惻隱之心則稱人見利忘義以欺詐狄道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稱名氏者非褒之也纔免貶耳於此可見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冬公如晉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傳齊侯伐徐二月

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

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愚

按景公立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賊之權修德明政刑以強其國故於晉將衰而

般樂嗜利及晉既亂而欲以無政之國爭

強圖霸宜其遂不振而國為陳氏之有也晏子雖隨事諷諫而於此已無術以格其

心所謂以其君楚子誘我蠻子殺之蠻公

顯者亦末矣楚子誘我蠻子殺之羊作

曼○杜氏註河南新城縣有蠻城今伊闕

蠻子之無質也○蘇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

遂取蠻氏○蘇氏曰楚子誘殺我蠻不

而書地以夷狄相殘略之也戎蠻不名告略

名不地夷狄相殘略之也戎蠻不名告略

也夏公至自晉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

昭○胡氏傳按傳言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困窮而致亨也夫困

於心衡於慮而後作，黜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貫，非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厲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謂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貶之深也。秋八

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也。季孫意

如如晉，夏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

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孫祝史請所用幣，叔

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

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

否。大史曰：在此月也。平子弗從。昭子曰：退曰

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

四。秋，郟子來朝。○八月，晉荀息帥師滅陸

渾之戎。○陸公羊作賁之字，公穀並無。○傳

三塗九月丁卯，晉荀息帥師涉自棘津，使

祭史先用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

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

奔楚，其衆奔甘鹿。○胡氏傳：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息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息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而縱之，雜處則非膺。

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纔得無貶耳冬有

星孛于大辰者何大火也○傳有星孛于

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

將同曰火若我用權罕王瓚鄭必不火子

產弗與○胡氏傳大辰心也為明堂天子

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

天子孛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

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

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

不言宿名者不加于宿也當是時吳人僭

亂憑陵上國日蔽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

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侵所指

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

顯矣史之有占明矣○許氏曰星孛大辰

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

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

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地譜曰水戰也○

魚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

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

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臯衆亦有焉請

藉取之以救死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

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人呼皆迭

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

田十五 九 卅六 王

動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
費無極以讒勝囊尾以貨行而策士竒才
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
皆敗栢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
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
勸賢必以去讒賤貨

為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考其
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

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
甚宋衛陳鄭皆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
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
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府
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城

訓五

九

世九

主

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
街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
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
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爾異其同
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
記異

六月邾人入郕

縣○傳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郕郕人將
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
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幣於邾
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

公○冬許遷于白羽

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
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

白羽一名折楚邑今
鄧州內鄉縣○傳楚

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胡氏傳此所謂聲臯執言之師也傳邾夫人宋向戌

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義臯夏五月戊辰

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臯夏五月戊辰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辰傳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

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穀梁傳止不弑也

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歆飭粥嗑

責之也○愚按藥劑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姑以瘡言之今之治瘡以砒燬而餌

之多愈然燬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然止以弑書之何也孟

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而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所以異於商臣

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已卯地震○秋齊

之於君父不可過也已卯地震○秋齊

高發帥師伐莒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子

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己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

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緇以登登者六

十人緇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冬葬許悼公公羊傳賊月丙子齊師入紀

書葬不成乎弒也曷為不成乎弒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書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臯詞也○穀梁傳何以書葬不使止為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臯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臯也就師問學無方心志不通身之臯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臯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臯也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范甯註許君不授子以師傳使不識嘗藥之義故曰累及之也○胡氏曰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弒君獲臯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

奔宋 鄆穀梁作慶今興仁府乘氏縣有大饗城古老云古鄆城也○劉氏傳奔

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待放也大夫有臯待放于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鞶履素蔽乘髦馬不蚤翦不祭食不說人以無臯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此去國之禮也○胡氏傳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能以國讓以其賢者之後苟有善焉**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羊穀斯進之矣○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郵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

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闕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任公輔曰齊豹非卿故曰盜春秋非卿者皆謂之盜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謂大夫也○愚謂繫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不得有為於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受其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而又不能正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之倫如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

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

請焉非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癸與母弟
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
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
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曰子死亡有
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
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
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
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泰山
孫氏曰三卿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

侯使士鞅來聘傳晉士鞅來聘昭子為政

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怒曰鮑國

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

邑也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年○襄陵

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

矣蓋自是聘不復志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

里以叛叛公羊作畔○傳宋華費遂生華

為御士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

人公懼使告司馬司馬數曰必多僚也吾

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

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五月丙申子皮殺

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

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

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

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丙寅

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

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齊烏枝鳴曰用少
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
請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
于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
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
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大敗華氏圍諸南
里楚遠越帥師逆華氏穀梁傳自陳陳
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
○胡氏傳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
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
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
蕭皆其所食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
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
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
而居矣故其出入皆以南里繫之宋秋七
此深泉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辭也

大邑

九

四十四

劫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羊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梁作東○傳三月葬蔡平

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
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
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
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
從之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
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
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公如晉至河乃
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公如晉至河乃
復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襄陵
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
之



